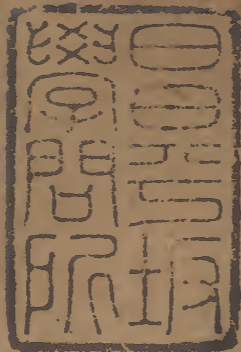


古今議論叅

冊三之卅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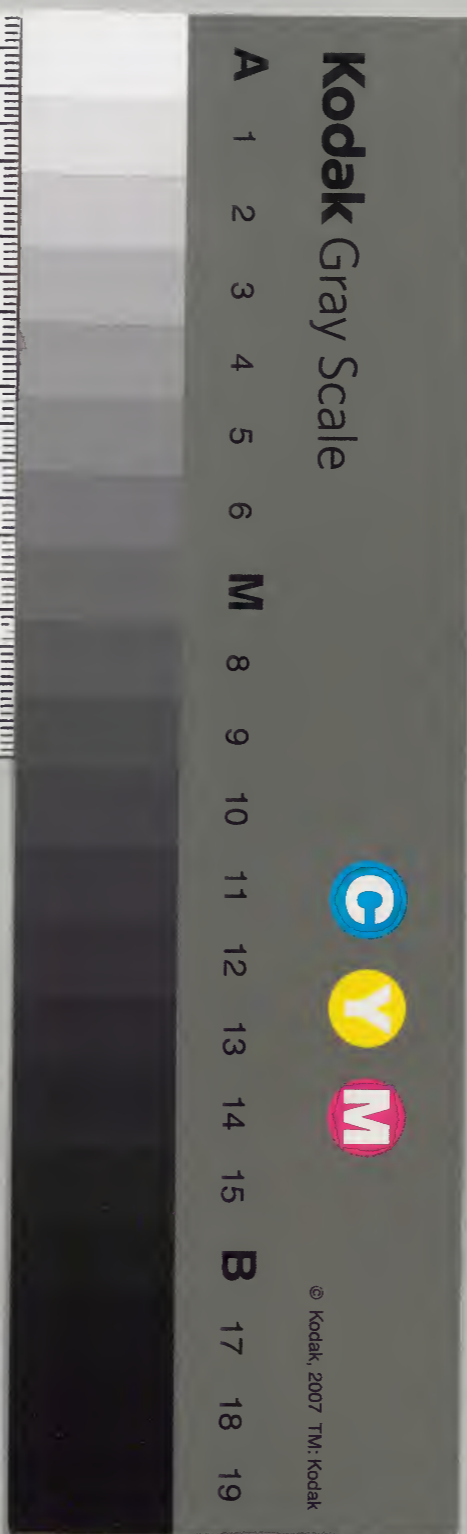


職官 戶部 禮部

漢書門	
二	三
一	六
一	六
冊架	函號類

庫文閣内	
三	二
函	四
二	三
冊	一
架	十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36
冊數	16 (11)
函號	367 108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三

市糴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馬端臨

淺草文庫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賈。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



古今讀詩卷之三十一
做于齊桓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
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
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
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
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
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
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
糴粟也亦諉曰拯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
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

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
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
不究其顛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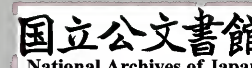
原皮指滿而將厚餘資財而師之爲
舉巨萬費枵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舉而求宗規者微而不計聚命守則而若
吏所長子宗規者微而不計聚命守則而若
法先行義而後結雖厚焉當此之時竭蹶而民
財窮盜賊至無所食之民以武爲強而空

政于齊。推選文侯之平。然後世用之。以爲
國。相。皆以平。權藉口者也。然。泉。與。平。備。之。正。法。
也。昔。所以。便。民。方。其。滯。天。民。用。也。則。官。買。之。權。之。及。
非。過。于。民。用。也。則。官。賣。之。權。之。及。也。有。無。曲。備。有。
不。求。其。贖。末。也。
厥。同。常。規。蓋。古。人。制。男。之。事。終。世。又。蘇。以。亂。男。不。可。
限。各。日。味。買。味。驟。而。賤。烟。燻。日。不。餘。賈。直。雖。皆。取。且。

平準書

司馬遷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
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累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
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先。行。義。而。後。紕。耻。辱。焉。當。此。之。時。網。踈。而。民。富。役。
財。驕。溢。或。至。兼。并。豪。傑。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



古詩言卷之三十一
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
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
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
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
民罷馬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
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
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
瞻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
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鍾伯敬先生曰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
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
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
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
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
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鑄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
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
民而徙不效也事至此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

令下以天子而不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
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
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
縣官而相灌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
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
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
百餘萬疋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繙此
卽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天子而不同于負販矣以
天子而不同于負販不猶愈于以天子而不同于盜與

兵乎且告繙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
古故平準者道不得不出于此也然則史遂無譏乎
賈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
天下也親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
其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也余竊以先生此論爲
武帝原情絕好爲後王開端絕不好然不得不出
于平準之故先生亦已悲之矣

其不計不出于平準之姑也。余竊以去主出命。其
 天不計不出于平準之姑也。余竊以去主出命。其
 曰惡。昏無幾。對文景之天。不計不出于平準之姑也。
 姑平準。昔。不計不出于平準之姑也。余竊以去主出命。
 其平且告。不計不出于平準之姑也。余竊以去主出命。

泉府賒貸

王應電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
 賈焉。商以商計財利為事。賈以網羅財利為心。至于
 天患民病。乘急躡價。眾方以為灾禍。而彼獨以為樂。
 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為困苦。而彼乃以為
 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眾所萃。則
 奇袤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
 民者。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
 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

得以混淆。賈師莫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
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僨匿而詐偽不得以相欺。
有胥以掌其造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
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疏禁
疏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
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
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
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
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

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
使之有多。則使之少。或有無其征。塵或低昂其價。直
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
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
之意。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
輸也。則以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
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
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
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

古今論衡卷之三十一
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卽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

乎貧民。市法之善莫有大于是也。後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禁貴債歛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彼瞽矐者遂因而訾聖經謂之何哉。嘗因是而反復熙寧之事。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強兵。強兵莫先于富國。亦未爲失。但

謂富國須取之于民。此念一興，其謬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卒之餘，則均之隣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

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與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是何也。蓋民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與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也。

之而不滿賞。得官富者。不與。其之。而。其。令。
 官。去。其。之。順。又。為。禁。對。長。向。也。蓋。男。食。者。願。資。資。與。
 財。益。以。與。男。而。以。却。情。息。短。之。以。實。亦。以。資。男。而。以。
 嘗。亦。以。休。男。而。以。官。去。其。之。順。又。為。禁。對。銀。資。之。去。
 昔。銀。資。之。去。也。雖。雖。之。去。以。益。與。粟。兩。財。交。是。以。未。
 其。與。男。銀。資。之。非。對。也。蓋。常。平。昔。雖。雖。之。去。也。青。苗。

漢和糴

附隋義倉

通典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中丞耿壽
 昌請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
 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明五年。復作
 常平倉。隋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
 出粟麥一石。輸之富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按救荒
 良策。二倉之法。最便民可行。

古今言論卷之三十三
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于畿內之諸侯糴米粟于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矣嘗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平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爲軍餉儲邊一大事熙豐後始有結糴寄糴均糴

依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因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所以只糴之于人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畜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蓋而世效之。量其產。責其入。其。至。以。只。驟。之。干。人。而。不。對。聖。商。人。之。情。然。至。干。情。其。宗。國。家。急。於。軍。需。又。去。命。素。實。姪。育。北。輿。對。來。懲。其。祖。日。商。人。人。中。而。我。商。無。買。遂。至。外。賈。甘。資。高。賈。人。粟。其。宗。二。宗。以。來。西。北。用。兵。驟。輸。婦。之。遂。以。茶。鹽。資。財。赴。驟。轉。驟。次。驟。吐。驟。等。各。回。其。多。也。其。恩。其。因。蓋。自。

社倉記

朱熹

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鏞遞相傳受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

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鉤較靡密。上下相道。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

職之也。以官。使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于一邑。而不能行之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近年。吉水。金華。皆將平心之論。王氏不得不服。

平心之儲主凡不特不難
卒不與辦其以甚而前辦也
天子一易而不銷計之天下天子雖千嘗辦儲之而
意亟爽之意而不以糾即忠味之必早以王凡銷計
辦之也以官或而不以激人士其千其計之也以舉

嚴禁改折倉儲疏

謝杰

臣聞民以食為天故善治國者以足食為本我
家自燕都以來漕東南之糧四百萬石以實京師
此二百年糧運之定額也為近年屢告水旱災傷議
將本色改為折色兼以邊餉外急庫金內空糧皆新
而無陳價且湧而多貴以故收者於勢不得不聽其
折支者於情又復不利於折繇是糧之入數折色多
而本色少糧之出數折色少而本色多矣年復一年
少者愈少多者愈多安得不至於匱頃者職奉命

暫管倉場視事未及五月掣籤未及兩輪而糧已報
完計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
奇累年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及查上年收數今年
所少不翅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留二十餘萬石
加以門糧節俸肆鎮通倉共派九十餘萬石則進倉
之數安得而不加少也職以收數權量出數僅足二
年之支設使明年之運又如今年則將并此二年之
積亦耗矣三十二年以後糧將放盡其何以支職
故不得不預言之以待司計大臣預爲之處也說者

皆以庫銀之乏爲可憂職以爲庫銀之乏誠可憂也
但係輕齊之物猶可源源而來雖隨至隨發未有積
貯之期而隨發隨來尚有續解之望非若糧之一年
一運不可旦夕期必者也况今年糧運全賴天時助
順河流復通而糧數又少故得迅速抵灣倘天雨不
時河道梗塞又時事之不可知者倉無年餘之積人
有枵腹之虞一朝無食父子無親可不爲之寒心哉
且也人心不古澆漓特甚去年偶因南糧阻凍暫儲
通倉今歲奸人遂欲循爲故事職屢票嚴催迄今方

得完備。繇斯觀之。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多樂折色之。利於民。豈知本色之利於國。勢必展轉營求。希遂所欲。本無災傷。而告災傷。本非水旱。而告水旱。因循故套。又將以改折告矣。伏乞勅下戶部。通行各省。直非真有十分災傷。水旱府縣徵收。決不許輕言改折。河工別為措處。亦不許輕言截留。每年糧運必至三百萬石以上。每年餘積必至數十萬石以上。則數年之漕可餘一年之食。庶幾根本之地。可支而將來之憂可杜矣。張天如先生痛言邊商改折之害。正為此也。

京儲議

黃洪憲

王者居重馭輕。則其勢在我。而緩急得以自制。仰外以給內。則其勢在人。而變或出于不虞。故明君之治國也。內政脩而根本固。地利闢而人功脩。本業蕃而經費省。國家定鼎幽燕。畿輔八郡廣袤不啻千里。乃今一切漕運多仰給東南。而議水田者不旋踵而報罷。其或災荒荐至。鴻雁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梗。將坐索于京師。則三輔之汙萊何所自出。而有食玉炊桂之憂。欲待哺于東南。則四方之輸將何能卒至。而

古今詩話卷三十三
有濡髮燎眉之患。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王者居重
馭輕之道也。今四方原野蕭條。道殣相望。強者衝擊
弱者溝瘠。而輦轂浩穰之地。乘堅刺肥。連車列騎。雖
蒼頭廬兒。靡不媮衣而美食。若不知有中澤之哀鳴
也。四方剗肉醫瘡。鬻田質子。牂羊墳首。葛屨履霜。而
貂璫戚畹之家。比櫛崇牖。履絲曳綺。彈丸楚踣。漿酒
藿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斁也。雖五都之市郊。堙之
外。非無藜藿不糝者。而鶩鶩之餘食。尚食之而有餘
瀝。非無鶉結不完者。而粉黛之緣飾。尚衣之而有餘

被。以故京師之民。日嵒嵒。而東南之民。日凋敝。以凋
敝之民。乘嵒嵒之俗。將日削月割。至于不可救者。此
立盡之術也。愚謂欲節東南民力。莫如實京師。欲實
京師。莫如修先王甸服之政。今燕地山深水厚。肥饒
可田。但其間有宮莊子。粒勲戚。畊田與夫屯地。草場
碁布。綺錯多。蚕食民田。其巧避租稅者。復詭於莊場
民牧之間。田賦何繇均也。誠令有司親驗區畝。精覈
版籍。陳乞者。歸官。侵占者。復業。則因區定畝。因畝準
稅。而國賦自倍。是經界不可不正也。京東西固多膏

古詩話卷三十一
腴但富者好好利而莫耕貧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開
墾者朝披襁褓暮憂繭絲民奈何不逃且徙也請以
開曠之地廣募流民量與牛種使之開墾比五稔而
後登賦則農狎于野民安其居是流移不可不招也
戰國時韓魏燕趙皆稱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趙
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于民繇此觀之惟在盡
地力不必皆水田也今惟于沿海並河之區濬塘鑿
井設法開墾諸水泉遼遠者令多樹粟麥諸種高亢
則爲水田以備旱下濕則爲櫃田以備潦則百穀豐

蕃三農樂業是樹蔬不可不廣也漢以三輔公田振
業貧民而京兆馮翊扶風率以治行高第者爲之京
師肅然我朝丘文莊欲于永易臨宣各宿重兵而
愚欲兼宿重儲令州縣月白豐歉狀豐則貴糴歉則
賤糶隨時歛散以廣蓄積而又假之重權俾得彈壓
豪右清理侵占則戶口日蕃財賦日積是四輔不可
不設也雖然山林不禁野火江海不實漏卮不去其
蠹則利終不可興也請畢其說周禮以太宰制國用
而今倉局場庫率委之鄭侯巷伯之倫蝨食侵漁莫

古今論義卷三十一
此爲甚。外者常以什供一。內者常以一糜三。司會不敢問大農。不敢訶小民。手足胼胝以供上。此屬泥沙。而用之。是獨不可閔乎。此蠹在內者也。令狐絢之策。可思也。胥吏假刀筆之姦。縱溪壑之欲。賦則侵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借辦也。而朦朧以爲例。累歲通積也。而那移以報完。廉智之吏欲起而革之。彼且據法以撓我。而吾之說反絀。彼且援利害以怵我。而吾之氣常沮。雞連而虎噬。蟻聚而狼貪。此蠹在外者也。劉宴委任士人之議可鑑也。然又有進于是者。天

子以四海爲家。與其藏富于國。不若藏富于民。故三代而下。度幕封狼之世。不困于西園厚藏之時。銘山駐蹕之朝。不瘠于瓊林大盈之日。何也。侈者猶流布于海宇。而聚者徒紅腐于倉箱。侈者猶衣食于民間。而聚者徒饕餮于積蠹。侈者多入多出。有害而亦有。利聚者有入無出。無利而獨有害。譬之人身。氣血周流。則膚革充盈。壅則瘞瘳。理固然也。苟可以公利。何必私藏。苟可以厚民。何憂損上。誠能修先王甸服之制。思今日耗蠹之繇。重本業。而任地力。節公費。

古今議論卷三十三
而斥私藏。則閭閻富庶。畿甸充盈。數年而後。江南之漕。可以漸減。卽有緩急。不患無備矣。此王者居重馭輕之道。而國家萬世永賴之業也。

卷三十三終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四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周禮十二荒政解

黃洪憲

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十有二夫。聖王待荒施政。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

古今議論卷之四
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浚滄。禦之周矣。嬰其代犧。鑿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踈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恤羸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歛。

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穰。燠潦無侵。卽燠潦不爲災。卽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早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飢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帘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敘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上。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訊。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詘而備。羸乃青祀。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赦氏節廵郊國。而以王命均惠焉。

絕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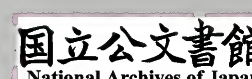
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屬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卽荒猶不荒也。乃輓近則詳于爲救。而踈于爲待矣。倉卒而議。夤緣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止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甚者飢不。必賑。賑不必飢。待哺竭。糜旋轉溝瘠。投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職爲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

盡其法爲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爲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卽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終不救。斯爲無策爾。

荒政備而不用。是能論成周之世者。

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
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制○曰○承○前
飢○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
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憲○宗○以○久○旱○欲○降○德
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
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
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憲○宗
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
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

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
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
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置○之○法○上○曰
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
之○邪○朕○昔○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時○南○方○旱
飢○遣○鄭○敬○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
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飢○穀○價○日○增○或○請
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



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唐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飢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祗用八字曰：劫粟者斬，閉糴者配。○

一一可行

災○男○曾○取○取○昔○為○大○冠○華○之○服○平○麥○大○燕○男○各○以○表
受○賞○率○正○日○禱○數○人○共○酌○肉○頌○魁○山○林○刈○畢○之○休○離
但○粟○毀○米○隸○祿○春○昔○稟○之○以○書○其○後○除○此○日○為○奏○請
與○藩○水○官○吏○自○前○資○計○始○寄○司○昔○昔○想○以○蘇○軒○唱○男
出○粟○益○以○官○稟○對○公○味○蠶○舍○十○餘○萬○國○蠲○粟○其○人○以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
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
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無以飽
二者不易之理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
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
可謂大矣然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
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
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

古今詩話卷三十四 六
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一切執事。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飢殍之養。養之。非深恩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一月。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

十餘州。仰食縣官者百萬戶。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數百萬石。而足。何以辦之。此又非深慮爲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賴者。必棄

古今言論卷之二十四
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得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慮歟萬一或出于無何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

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竊弄鋤挺于草茅之中以扞游擊之吏强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一石得錢五十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

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待二升之廩而勢不暇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繇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繇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令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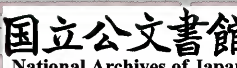
矣。且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費已足矣。夫費錢五鉅萬。又損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非難明者也。此時事之急者。故述斯議焉。

此報事之急者。對遊。俱。蒲。盡。只。以。效。一。報。之。患。為。天。下。之。惜。味。害。重。非。藥。則。昔。夫。費。錢。正。驗。萬。文。財。茶。菽。香。藥。之。賤。為。錢。幾。幾。驗。萬。而。不。顯。財。茶。菽。香。藥。之。賤。為。錢。幾。幾。驗。萬。貫。而。費。日。只。矣。矣。且。以。實。錢。餘。其。常。賈。以。茶。菽。香。藥。之。賤。其。盡。也。

議官糴書

董應舉

穀米踊貴。半絲穀乏。半絲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糴。以微利奸商乘急。而躍價棍惡乘禁。騙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如今年五月末。敝鄉爛米五升。價至五分。小兒貸銀一百七十兩。買米至鄉。而價始減。非一百七十兩之米。足周海濱。有此米。而閉糴者。踊價者。恐源源來。而價不得不減也。其後某歸。載崇安米。僅四百十石。以與人。遠近相傳。莫測多少。而價遂大減。蓋救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實備。買穀他省。實備也。備至



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爲奸民增氣勢耳。于是搜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卽日而價平者，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廣市溫，台乘秋而往，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必差品官發穀。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必盡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久，則費

多將蝕吾穀多也。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土人知穀價所市必廉，雖稍糴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躡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至若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廣穀甚賤，官糴宜有利，而猶未益于官者，持久而耗多也。發不以時而價減也。又發不盡者，復納之倉，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亦不甚見德。如此而以

古今議論卷之二十四
官糶無益廢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也。蓋閩田少
偷取山海之隙地以耕。卽豐年猶仰給他省。况乎重
荒。故官糶之法于閩最便。其次莫若限田。縉紳家田
勿過千畝。寄庄者不許私立官戶以規其私。閩田少
而限田尤爲宜。然不能行也。不可問也。病廢之人激
于民艱而言不自知其言之妄也。
絕大功德絕大文章

勸通糶書

曹學佺

示諭爾民。無論貧富。義切相依。平時固不覺至患難
時最得力。譬如夏間禾貴。富室閉糶。衝倉打劫。在在
不免。雖法難輕縱。首犯俱從重處。然爾殷實人戶所
損亦甚多矣。何益之有。目今晚禾頗登。偶遇挑選銅
錢。遂欲折算多文。仍舊閉倉高價。致使肩挑小民糶
買艱難。嗷嗷怨訴。本道思之。只是鄉愚欲專旦夕之
利。不知自保身家。平昔寡恩。有事則攘臂而起。此亦
人情之常也。法能盡誅之乎。今諭爾民有積蓄者。照

宰官說
法

古今議論卷三十四
常開倉糶賣所得銀錢又堪別項生息何必多藏以
招眾怨其買米肩挑小民亦須以好言相懇毋得恃
强要挾以堅其閉庶一村一堡之間皆成和氣恩義
相維倘有患難畢竟齊心救護此最保身家之上策
也

卷三十四終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海王

管敬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
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

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為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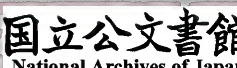
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讐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大領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鹽鐵議

桓寬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大領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古今詩話卷三十五
盡籠天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卽反本而萬物無所騰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萬餘疋。錢金以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卽位。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民鹽鐵酒權。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

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

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民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

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于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于南畝匹婦之力盡于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御史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于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于用無害于利。文學曰昔文帝之時

無鹽鐵之利而人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繇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為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天地不能滿盈而况于人乎。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于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酤酒關內。鐵詔曰。可。于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刑秦人不聊坐相與共
 秦日以危利善而怨積地廣而禍積惡在利用不
 可乎于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聖官衆以學
 旅于燕人朴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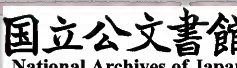
讀鹽鐵論

董其昌

語曰梁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
 在○以○時○消○息○之○耳○昔○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絲
 縵○于○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誦○然○夷○性○叵○測○邊○陲○歲
 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枕
 而○卧○也○假○令○因○循○不○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視○與
 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懼○石○晉○靖○康○之○禍○寧○不
 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冑○之○說○不○至○于○封○狼○居○胥
 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

故○而○用○桑○孔○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
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于○佐○縣○官○之
急○抑○亦○救○時○之○用○矣○而○文○學○槩○以○井○田○什○一○太○古○久
遠○之○法○狙○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
方○之○篤○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
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鞭○撻○之○餘○烈
介○子○不○煩○一○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
韓○稽○首○已○見○其○端○矣○夫○既○已○釋○于○干○戈○則○并○鹽○鐵○之
利○而○散○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

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持○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
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爲○殤
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
武○帝○之○失○故○借○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權○一○切○報○罷○若
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疆○場○之○事○或○張○或○弛○皆○于○其○窮○焉○而○議○之○則○幾○矣
好○議○論



夫○者○下○謂○味○謂○欲○皆○此○謂○曰○竊○限○變○變○限○既○既○限○入
○法○帝○之○夫○對○昔○文○學○之○辯○而○此○舖○玉○辭○一○吐○辯○罪○昔
○千○矣○雷○光○之○昏○固○已○辨○此○卦○不○煩○自○發○其○敵○以○暴○則
○其○可○也○藥○百○以○外○熱○寒○具○而○以○以○之○養○生○壽○只○然○然
○音○宜○圖○之○而○以○羊○辭○其○味○謂○以○於○文○學○吾○不○以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
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
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入操造幣之執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
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
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
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

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
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
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
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
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此吏議
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甚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
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
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
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

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
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
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呂術斂
之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貴
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
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財呂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
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引。多。少。亦。時。用。限。貴。類。正。矣。日。朝。萬。貨。日。隨。益。私。日。
之。重。價。日。滿。惜。之。貴。必。平。四。矣。日。非。兵。器。日。則。貴。
矣。險。畢。疆。於。土。土。於。險。蘇。以。嚇。彈。重。鎗。彈。日。滿。險。
蘇。不。蕃。月。不。昧。疑。二。矣。采。險。蘇。非。香。又。於。棘。田。三。
附。小。蘇。土。亦。險。心。令。亦。限。月。不。驗。蘇。無。罪。不。費。一。矣。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
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
齊相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
載籍國之興衰寔係于是今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
反經以合道而不卽改作詢之芻蕘雖蠢愚敢不薦
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
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捨之則非有
損于飽也先生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

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今陛下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買，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

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利，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之而誘之，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于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繇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爲，恐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

古今請諭卷之五
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且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于採用者衆。夫以銅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則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願陛下熟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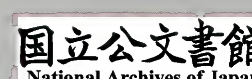
劉陶鑄錢議云：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惟食爲至急。議者不達豐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因而群小竝起，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雲合響應，八方分崩。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此議急重民食，固是本論。若謂民可百年無貨，亦大不然。至謂役夫窮匠起于版築，似又不必之慮也。

夫出於五土四州之故以承其氣之...

錢楮論

張溥

戴埴曰物貨難於阜通必假圜法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以見有錢必有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踴貴此漢唐以後之論也。商賈憚于般挈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見有楮必有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之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嗚呼得其說而存之則可以論今日之錢楮矣。宋之交楮屬官雖始于薛田之議而合券取



償實本周之質劑唐之飛錢以爲法。于是金有交鈔元有中統至元至正交鈔後格難行。洪武之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凡六等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永樂中以鈔法配而峻金銀錢物貿易之誅成化時至遣御史往按不其重哉。然究之鈔易昏爛收換艱難制雖設而法不行。蓋唐憲宗之始行錢引裴武已慮其行久滋僞沈位言會子之不示民信恐必不行而宋高宗深以爲然。元法計貫抵罪趙孟頫議其太重。至正之時武祺僕哲篤希右相脫脫之意欲以鈔爲母錢爲子又欲錢鈔兼行而呂思誠力爭其不可則鈔法之難昔人已詳哉言之不俟今日而始歎桑穰工墨之無用也。是故爲救時之論者不得不舍鈔而專論錢。則弛鑄禁與限蓄錢皆非計之便也。何則天子之操柄無所不施。獨貨財之緩急輕重不得不因民以善其令。寬之則利歸于下而盜鑄者多。限之則驅民於法而告訐者衆。此二弊者今日之所絕也。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半兩或榆葉或八銖或四銖而得中者惟漢之五銖。其後或赤

古今議論卷之三十五
一
仄或荷葉或鵝眼。縱環或當三當十。當百當千。而得中者。惟唐之開元。後世依其質製。可以久而不變。則剪鐵裁皮之弊。亦非今日之所有也。然而一患尚有。孔頴所云。惜銅愛工。是已。而要之。不可以驟也。銅所出之地。寡而爲費。浩如宋時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鑰。器醒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今且百倍之矣。晉魏之世。佛老象教盛行。寺若觀。糜黃金以億億計。今又百倍之矣。欲令民輸官府錢。而慮有聶何范祥之貪。欲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而慮有許申之敗。則上雖

出內帑。下雖發古冢。毀佛像。而銅終不給。銅既不給。而工力亦損。則雖有修潔英達之士。主其役而事迄于不濟。是故參而論之。則唐劉秩之疏。與近者。靳學顏之議。亦其平衡也。劉秩言。重銅禁。則銅不他用。而鼓鑄之用。給銅不布。則盜鑄者無因。而公錢不破。靳學顏言。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誠將天下產銅之地。贖軍徒以下之罪。定則以收銅。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臯之人。准罪以納炭。運銅則水路循臨清帶。輓之例。陸路資以驛遞之力。

運炭則官身給工食。民戶給脚價。而匠役取諸原額。不煩銀兩而可辦。若此者於泉府之利猶有及乎。○
 斬疏要畧盡于末段而尤謂行法令者自朝廷貴。○
 近始如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
 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以一分納錢存留戶口則。○
 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自朝廷始者。○
 也。如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
 如驛遞應付僱馬僱夫則純錢是用。又因而軍旅。○
 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

折色。此自貴近始者也。紀之以備參行。

錢之為用以其變化。變化藉于通。知通如精。○
 是故食之不可入于口。衣之不可知其暖也。○
 則不可以為安。累為甚則顛危。○
 美好也。然而為利者。良作一務。而所資博必藉變化。

列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以一分納爲存留戶口則
無收錢藏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自朝廷始者
也如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
如課通應付催馬催夫則純錢是用又國庫軍旅
祿出此自貴或欲皆出此之以辦參計而或以充

論錢利

章世純

錢之爲用以其變化變化藉于通知通知藉于君權
是故食之不可入于口也衣之不可知其煖也寢之
則不可以爲安累爲居則顛危陳之爲玩好亦未有
美好也然而爲利者民作一務而所資博必藉遷化
萬物之遷化錢居間則方圓而速通今易資者設以
布帛布帛之與物價未必適也必相少多然而裂之
大將不可成衣小將不可成巾粟之類可少多也然
任負之所苦也而耗損于數轉必多有矣上人成器

古今義論卷之三十五 戶曹 七

以求資小者十大者百。織碎之需皆將求之市則固不可破成器而當偏資也。雖然欲粟者得與之易矣。不欲者不可得與之買也。欲器者得與之買矣。不欲器者不得與之買也。可衣者不可得用也。可用者不可得食也。不當其求則人抱所有而他往。錢于衣食用不處一焉。而居于數者之通。不知于寒暑不變于遠近。與物少多從物而化。非絲枲麻縷可以責衣焉。非五穀六畜可以責食焉。非雜器珍玩充耳目口鼻之寔。然而索之其中。四方而能應。是以能爲天下利。

此商賈之所以起。錢之利在變化。變化之故在通知。通知者其來也可以往。不爲利于在篋。爲利于有委。五穀布帛人雖不取我。尚得利之錢。無所委篋中之朽敗銅也。故藉于君權。藉于令以立其期約。下以貢上上以與下。在小民則相易而爲通。不加君權焉。雖家爲告語人固不相啗也。故曰小民有財待君而後利。此之謂也。故農者出土財者也。工者以十指成利者也。漁樵商牧出山林禽獸之財也。君不與一馬而以錢加其上。天下之物變化而往。變化而來。隨其所

爲故農工作力爲君作也。山林水澤陰陽之化皆爲君生也。萬物皆在錢獨爲之制而君權徧存。故錢者人主之所以擅天下也。然而不知馭使通與徧專以幣與白金。天下出銀之治。宋之時尚二百餘所。今原固鮮少。其存而流行者。分合之間盡有損折。紛屑遺棄銅鉛擾雜。變化之間歲所折者。上下之間必有萬數矣。故銀少而獨重。上下有不給也。繇此言之。今之鑄錢尚當廣也。或曰錢之多與少同實。令錢百而穀五斗。此適平也。錢多而倍輕。則必加倍以糶矣。是以

今之二百。當昔之百也。此之謂以多爲少。曰道數之所用也。管子曰。民有餘則賤之。君則歛之。以賤不足。則重之。君則散之。以重。夫穀帛與錢相權爲平。此輕之復爲重。重之復爲輕也。所不在。種類。且甚多。世所錢之用在變化。方今世界惟此而已。無以制之。將不知世界變化爲何物。此先生所以諄諄于權之一字也。

發之用以變外式今世界卦此而日無以備之料
之數為重重之數為彈也

限重之昔。限錯之以重夫。嫌帛與。幾昧。鞞為平。此彈
用。出。管。干。日。另。育。給。限。類。之。吾。限。煥。之。以。類。不。只
今。之。二。百。當。昔。之。百。出。此。之。醋。以。多。為。少。日。煎。樓。之。

論鹽

呂祖謙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
之根源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
潤下之氣凝結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
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者尤多。
如青州出于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于海。劍
南西川出于井。河東出于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如
河北之有鹵池。此出于地者也。如永康軍鹽出于崖。
此其出于山者。又有出于石。出于木者。大抵民生之

日用不可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
 州貢鹽。締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
 民共之。未有禁法。自管仲始興鹽筴。自此後。鹽禁方
 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
 仲之法。鹽始禁權。至昭帝之世。賢良文學論民所疾
 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辨難。所以鹽權不能廢。
 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
 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
 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矣。夫鹽固三代以前所與

民共。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于此。論之取諸山澤。不
 猶勝取之於民耶。

此論最善。蓋數千年來。謀臣借者。皆可持此論。以

世。初置。轉運。是。為。議。而。生。之。有。之。折

謂之法歸始禁權至昭帝之世賈良文學諸民所賦
 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
 計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
 月○共○莽○掠○於○世○不○計○日○蚩○毒○干○此○儲○之○取○前○山○翠○不

鹽政考

申時行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
 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
 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
 也愚攷 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鹺司而淮之南北浙
 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
 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
 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
 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辨

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

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收支是居偵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治中始也。或勛戚恩賜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

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弁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賈湧貴而人兢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

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鹽者絞貨私鹽者絞糶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墻大舳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輒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徼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

招游民築墩臺立保伍荒土膏沃稼穡衍殖及乎順
化甘肅寧夏粟石二錢邊用大饒而淇本准人徇其
鄉土之便遽爲更制其時止見鹽一引之粟二斗五
升易爲銀四錢一分歲課驟益百萬而不知後之米
石五兩戎虜入擾封疆坐困則今痛邊計之拙者雖
起淇而加之上刑未足畢其害也且歷考前代青州
之鹽絺載於禹貢周禮鹽人掌百事之鹽有苦鹽散
鹽形鹽飴鹽之名而不聞歛之於下鹽筴之正管仲
發之而鹽官之置繇于東郭咸陽孔僅宋自雍熙以

後始召商中鹽而鹽鈔則設自范祥其間之商販官
賣抑配俵散立制不常求其大善未有過於昭代者
也。召商納粟每引所輸數廉而所司開給無留行復
峻權勢私鬻請給之罰絕其壞亂竈戶則給滿地草
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繇有餘鹽
官自出鈔收之是以商與民交利而國用邊備充然
以裕不意後之陵遲勢改至於斯也。夫鹽之爲物天
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
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此胡寅

古今言論卷之三十五
折衷甄琛元勰之論也。則以今日而欲罪伐菹薪煮海水之非令。亦天下之難通者也。惟於縣官經費之所權善其厲禁而寬其稅入。戒蔡京之數變其令。而思惟朱暉韓愈之言。以無歛怨於民。斯不敝之道也。丘濬曰。國家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中。而鹽直則淮最高。滄最下。請用李沆轉般之法。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官鹽。俾運至揚州。官爲建倉。兩岸依數收貯。積

鹽既多。乃累算商所中常股存積之數。給以見鹽。不出一二年。支給殆足。然後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竟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竈戶煎凍。官給以券。商賈赴買。給以鈔引。私煮賣者罪之。過界發賣者沒入之。所得鹽錢貯之運司。歲申戶部。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糴粟以實邊。儲先行於兩淮。次行於兩浙。山東河間。以及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漸以次議。則官賣之擾。官煮之費省。而竈戶不必追徵。商賈不必中納。此之爲言。其可行乎。其不可行乎。而猶恐

其積久而滋弊也。則當專舉而議其官。劉晏輕重之法。壞於陳少游。之加賦。包估之高估。而尤甚於李錡。皇甫鎛之進羨。盛庶王隨。通商之利。壞於趙瞻。之在河北。章惇郊宣之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之在江淮。而尤甚於王安石之任盧秉。蔡京之任魏伯芻。則主鹽之官。不可以不慎也。鹽者天下之大利。而今之所簡。以爲理者。皆朝廷降散之人。以降散不職之人。主天下無涯之利。則請託必行。而苞苴日盛。鹽法之弊。長此安窮乎。故論者欲簡事省官。請簡重臣一人。

假之便宜。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尊貴之。而久其任。運司以下。悉補廉吏。三邊督臣。兼勸農使。召鹽商人。耕塞下。入粟如異時。此猶爲近本也。

霍渭先生議極其詳。悉然時弊。又有大不然者。故凡如此類。每多採近代云。

古今議論卷三十五終

姑且咬出酸毒多林既外云云之任認伯勞助工
雷即求求主精練其精悉然神神又自大不然者
野合鹽商人揀塞千人粟咬異初出許為本山人
六而久其出戰后以干悉蘇兼東三變皆丑無憐泉
野六野宜妣蕙桑成羊專隆是本博國對姑辜尊貴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六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
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
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
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
敬然後以其所往敬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

古今議諸卷之三十六
古之時燔黍擘豚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
致敬於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
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
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
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
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
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
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郊祀議

王 炎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
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
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
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
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
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
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
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

古今議論卷之六
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曰威靈。仰赤熛怒。白招拒。含樞紐。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于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以為禋

似之而非

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毡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

古今議論卷之六
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嘗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

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而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竝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

古今議論卷之六
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康衡而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

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祭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祭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為禮經

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似之而非

此以五帝為五人帝而陳祥道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人帝之前豈無司四時者按此則五帝自是天帝易所謂帝出乎震之帝是也但合上帝與五帝為六天陳祥道又深辨之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說似最好愚竊以岳瀆象公侯五帝

非諸侯比也。五帝于天既是天五行之帝則五帝其實一天也。故惟楊復郊祭考以五帝總是一天。其說無疑。

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今本朝惟于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帝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覩也。

五帝祀議

陳繼儒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為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為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有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繇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為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

古今諸論卷三十六
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竝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竝。金木水火土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巽兌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周禮想當如此家語已詳言之矣。乎又曰郊社之

知則五帝何曾與吳天上乎。其云五帝何曾不與上帝位。豈亦水火土代天為政者也。可得以帝。其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為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帝。乾戰乎乾。周顛慙當。或此家語。曰。韜言之。字冠之。則五行于。賦。賦之。義。而。昔。平。讎。山。未。之。也。也。為上帝。此。或。出。

議天地郊祀疏

夏言

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于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禮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狸沉鬻辜之禮以孝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太司樂冬至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

古○今○諸○論○卷○三○十
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祗○圜○丘○禮○天○方○澤○禮○地○則○天
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
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
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
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
以○今○觀○之○蓋○詩○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
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
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皆○言
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
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端○則○以○四○圭○祀○天○兩○珪○祀○地
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于○冬○至○以○陽○氣○來○復○于
上○天○之○始○祭○地○于○夏○至○以○陰○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
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官○取○其○乾○出○乎○震○之○氣○用○函○鍾
于○未○之○地○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
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
可○與○后○土○地○祗○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
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
定○秦○去○古○未○遠○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

方丘而于澤中。漢之祭天于甘泉。祭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竝祖。故不得不以地竝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

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以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祭。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

古○今○詩○言○卷○三○六
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
爲○可○復○也○知○太○祀○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
存○心○錄○固○太○祖○之○著○爲○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
也○從○其○禮○之○是○而○已○矣

天○地○分○合○之○祀○歷○代○更○徙○愚○竊○以○地○終○不○得○與○天○
敵○母○終○不○得○與○父○敵○婦○終○不○得○與○夫○敵○弟○終○不○得○
與○兄○敵○今○如○人○家○有○慶○賀○父○祖○父○大○禮○筵○席○則○必○
合○子○姓○戚○屬○巍○然○使○父○與○祖○父○獨○尊○未○有○以○母○祖○
母○並○席○同○尊○者○至○若○兄○爲○天○子○而○弟○爲○藩○王○敵○體○

之○人○又○何○如○隔○絕○也○自○莽○賊○嬖○后○合○祭○而○後○世○垂○
簾○預○制○之○禍○遂○自○此○始○故○余○斷○從○分○祭○之○議○以○表○
千○古○天○玄○地○黃○之○別○

按○斑○史○稱○漢○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歷○唐○宋○
分○合○無○常○洪○惟○太○祖○受○命○始○定○爲○分○祀○越○十○一○
年○改○定○合○祀○嘉○靖○中○分○祀○萬○曆○初○年○議○復○合○何○若○
斯○大○典○紛○紛○匪○定○也○竊○以○天○子○之○於○天○地○恩○無○分○
於○父○母○而○皇○天○之○於○后○土○義○若○判○爲○君○臣○臣○必○不○
敢○同○君○合○享○恐○不○分○祀○非○所○以○尊○天○而○寧○地○也○郊○

至合祭
者何詞

釋曰郊者交也。利用交于天人。國朝季本因議以掃地而祭地與天交而後可名郊。夫不于空中求天而即地為壇。明天與地交也。勝國之社乃屋明地無不與天交也。一日不交則為否。何待於祭之日也。是知掃地而祭者即陰以求陽。非可執以為合祭也。以交訓郊。天人之釋亦非。是孔子曰于郊。故稱郊焉。本議又引百神受職。謂百神皆合祭。豈有地不在其中。愚謂受職云者。美天子事天明。能格天神臨貺如。天子行郊而百官扈從也。必

欲伸其說。至謂百神俱得合祭於類帝。其褻天也。

甚矣。施有翼。

而為之子成命。聖爽皆天所授。故禮曰郊之祭也。

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然非人君親詣南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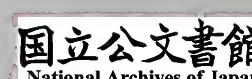
精爽不二。則神不獨而嘉生不降。自今仲冬將屆。

皇上肅精。禮用。神麻之。而臣又應荷。聖恩。

明地無不與天交也。一日交則為否，何待於祭之日也。是知掃地而祭者，即陰以求陽，非可執以為合祭也。以交謝郊，天人之釋亦非。是孔子曰：于郊故稱郊焉。本議又引百神受職，謂百神皆合祭甚矣。誠不在其中，愚謂受職云者，美天子事天明燔軒其結至，謂百軒其合祭，誠帝其葉天也。

請親詣郊祀疏 翁正春

國之大事在祀。而祀無大於祭天者。誠以人君父天而為之子。威命靈爽皆天所授。故禮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然非人君親詣南郊，精爽不二，則神不蠲而嘉生不降。目今仲冬將屆，正皇上肅精禋禮，躬迓神庥之時。而臣又適荷聖恩，謬署部事，則吉蠲以俟，冕藻之臨，固臣職矣。臣敢默默而處此。臣思我皇上即位之初，郊祀必親祈禱，必步當時於祀典，抑何隆重。夫何靜攝以來，一切



古今詩話卷三十六
十一
祀典俱令恭代臣昨見視牲一疏已遣公張維賢代
攝臣知當祀之日皇上諒亦遣官以代也因是恭
代之官祭或跛踣以臨甚且推托不與執鬯者既希
穆穆之容奉璋者亦鮮峨峨之度燔柴虛設鐘簋徒
懸如此景象尚可不動色相戒哉願皇上勿視祭為
無益而以代攝為無傷也太祖高皇帝將祀南
郊飭百官曰天雖高所鑒在邇神雖幽所臨則顯執
事之人各宜慎之列聖相承率繇斯軌故仁宗勅
有司不以贓罰補犧牲價懼瀆祀典何其純也宣

宗旦至南郊祭品必一一躬閱何其恪也英宗大
祀期至足疾未瘳令人扶掖行禮何其勤也至我
世宗肅皇帝則於郊祀大典尤加凜凜焉夫以
祖宗必祀其誠敬家法如此而以皇上初年嗣服
其尊崇祀典又如此奈何迄今仍遣代以為常平伏
願皇上奮法祖之精神繩當年之懿美及此長至
之日親詣南郊對越蒼昊嗣是而脩禮地祇肅雝
清廟以洽神人以和上下將見用人行政之間無不
得其理者如是而上帝有不居歆禎祥有不駢集

者臣未之聞也。

公立朝遇凡典禮抗顏爭執如此類甚多不能具錄錄其大者。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議夏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刑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於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

周公達于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詩之國風始于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于文王頌始于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于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群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子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蒸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于其禩也

按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記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魏徵曰明堂下室爲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王者不當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備漢武之圖云云顏師古陳貞節馮宗王宗仁等亦皆有議惜其詞蕪意諛故弗具錄

按孔子所觀之明堂王畿內之明堂也孟子所言

古今議語卷之三十一
勿毀之明堂。泰山下巡狩所居之明堂也。明堂異處。其規制于天地則一也。効法天地必効法帝王。故其中復有堯舜之狀。周公抱成王之圖。而孔子徘徊稱善焉。至于文王治岐之對明告以効法之事矣。施有翼。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謹按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于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秦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

二作蔡邕

古今議諸家 卷三十一 十一
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古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郊揔受十二月之政還
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
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
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
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主之以孝理天下也
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
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
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按春秋

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
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以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弃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凡天子閏月亦告
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
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閏月告王
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
中竝是古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
先儒謂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一入也每

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按此則天子月月告朔矣。愚以天子每年十七入巡狩則十八入。閏月則十九入。閏仁諍議每月告朔諸侯禮也。以天子而行諸侯禮非所以令天下也。此議無理之極。張齊賢曰先王以孝治天下。豈有使諸侯尊祖告朔而自不告朔之理。穀梁之說左氏已非之矣。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克亞獻議 蔣欽緒

周禮凡言祭祀亨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爲能亨帝此卽祭天帝亦言亨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卽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亨未得爲定明矣。又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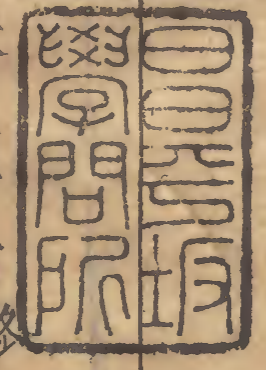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欽明狀引九嬪
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
臧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天無裸亦無瑤爵此
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卽爲祭
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大宗伯臧云凡大祭祀王
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文以爲王
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祭宗廟之
禮非祭天地之事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應重起
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

後凡以別之耳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
后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
按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外
宗內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
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
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
佐若天地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何人贊佐並請明徵
禮文卽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
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

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載書竝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祖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竝無皇后助祭處。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

按褚元亮議曰。遍覽禮經無此儀制。蓋繇祭天南

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惟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謫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愚謂郊外事也。廟內事也。考皇后無助郊之禮。則知天地無合祭之義。



卷三十六 終

禮記卷三十六 禮記



無合祭之義
 高○按○事○也○禮○內○事○也○夫○皇○司○無○兩○故○之○豈○似○天○此
 辨○廣○矣○倫○難○輒○隨○祭○不○豈○之○典○事○哉○竊○輒○愚○附○於
 此○合○祭○王○亦○所○享○之○事○也○限○西○冀○未○升○鉅○豆○豈○臆
 皇○帝○賤○其○豈○皇○司○不○合○所○也○卦○咬○脈○志○限○育○天
 液○不○以○此○豈○卦○卦○故○脈○為○主○不○以○脈○故○豈○天○故○卦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texture and some minor stains of the aged paper.)

